

陌上花开，
谁念缓归眷春深

雷妍◎著





陌上花开，
谁念缓归眷
春深

雷妍◎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陌上花开, 谁念缓归眷春深 / 雷妍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7

(花开尘埃·蔓生苍华: 民国才女经典书系)

ISBN 978-7-5640-6021-3

I. ①陌… II. ①雷…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542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办公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17.25

字 数 / 217千字

版 次 /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30.00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浣女	1
轻烟	23
林珊	36
山洪	54
江干落日	69
魁梧的儒人	73
绿舟	106
雨	109
黎巴嫩的香柏木	112
雪的颂赞	121
悸	123
越岭而去	128
前路	137
良田	149
白马的骑者	239
无愁天子	256

浣 女

在门前湘江岸的沙滩上，或后门外的池塘边，时常有许多洗衣女子，她们不论老幼都是那么干净、勤勉。她们中间有着亲密的情感，彼此诉说着内心的感慨，讲述着动人的故事或有趣的新闻，她们笑语声喧闹时往往要超过了流水的声音呢。

李家少官娘子——名儿叫竹娇，是一个圆脸白皙的二十三四岁的少妇，短发，细身子——不过腰肢却不自然的肥胀了些，入时的短袖白上衣，青布长管裤，长眼弯眉，一身的玲珑，合适、清洁、妩媚；只是两只手又红又粗，不适于她的结构，一个银质点珐琅的戒指已经深深地镶入指头肌肤里，那是嫁后丈夫买给她的。先时戴着很合适，“工作”把手指变粗大了，她舍不得脱掉它，只好容它长在肌肤里，片刻不离地陪伴着她。她一向是好说好笑的，许多洗衣同伴爱她的和蔼。可是近来她突然沉默寡言了，虽然有时还向人微笑一下，话却说得太少了。经过女伴们多次的询问才知道她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大家都说：“这原是

喜事，为什么不高兴呢？”

“做事太不方便了。”她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

“你家有那么多的水田，又开着面食铺，何必一定要你做事呢？”何奶奶心里明明知道李大娘——竹娇的婆婆——厉害，故意撒下这么一个小网，为的是一下子捞出少官娘子一肚子埋怨来。

“你不晓得，田产多，事更多，不做留给谁呢？”她平和地说着。何奶奶失望了，勇敢的马三姑毫不放弃地又放了一炮：“听人家说李大哥回家也不能到你房里去，又不许你们多说话，是吗？”大家都想笑，可是谁也没笑，等着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她倒反问着。

“很多人这么说呢。”

“随人说去吧，我没什么说的。”大家很不满意这回答，各人都低下头去搓洗着衣服。马三姑从水边站起来在沙滩上走着，她一下从岸上下垂的树枝上摘了一个大而薄的叶子，弄成一个小口袋的样子拿到那个穿水绿短衫的阿巧旁边，她拍了阿巧一下，阿巧回过头来，明澈的眸子发着疑问的神气看着她。她用嘴吹得那个叶子口袋圆胀如球，然后用手一捏啪儿的一声，破了。她问阿巧：

“你说这叶子怎么破的？”

“气胀的。”

“早晚她就得这样子了，什么都闷在心里。”她说，拿破叶子的手往竹娇那边指，阿巧拉一下她的裤管小声说：

“住声吧！你不见她在出神吗？”竹娇洗的一个印蓝花细麻布的帐子，在流动的江水里冲摆着，后来提起聚拢在一处的帐顶，再浸入水

里。坐着是不好用力的，站着又太高，只得蹲着，腿挤着微胀的腹部，使她的呼吸都困难了。她站起来一段一段地拧着布里的水，沙滩的浅水上溅着许多白色小水花，她望着对岸上挤满铺户的道路，望着自己丈夫在那里工作着的李家面食铺，发呆了。洗好的帐子一头落在沙滩上，粘了许多的沙砾。阿巧放下自己的工作跑过来说：

“大嫂累了，我替你洗洗。”不容回答地抢过那帐子，在水里用力地甩着、冲着……拧着。马三姑是不能沉静的，向阿巧取笑道：

“我哥哥打鱼的那股子神气什么时候都叫你学来了？”

“莫讨骂啊！”阿巧听见马三姑提她哥——那少年渔人，就红了脸，似笑非笑地斥责着爱人的妹妹，大家都笑了。阿巧拧好了，替竹娇放在竹篮里。竹娇含着感激的泪笑着说：

“这怎得了？叫你受累。”

“没什么，快到做饭的时候了，你回去吧！没洗完的留给我替你洗。”

“都洗完了，以后再劳动你吧！”她说给阿巧一个感激的微笑。别的妇人心也不坏，尤其马三姑，她抢着说：

“莫讲客气话，这一点儿事谁都能帮你忙。”

“谢谢！短不了使你们受累。”她说着拾起棒槌，提着竹篮走向更高的坡岸。

蔷薇开遍了池畔，江水涨了，池畔有树荫、有鸟语、有蛙鸣、有蔷薇，深红、浅红、白的，蔓延的、倾斜的、平铺的，开遍了。带着翠叶和小刺开遍了春的池畔。江边的浣女迁移到多花的水边，洗着零碎的深色的棉衣片子，人还是那么多，在和蔼的声韵与色彩下工作着，只是少

了竹娇，她们争述着她生产的事：

“李家少官娘子生了一个男孩子。”又是何奶奶起着头，因为她的经验多，她又认识接生婆。

“看她的脸色也应当是个男孩子。”另一个四十几岁的妇人显示着经验说。

“她婆婆也许会好待她了呢？”阿巧希望地说。

“可不是吗，男孩子是有福气的，你们没听说戏上多少娘娘因为生了太子得势，因生了公主入冷宫，这就是‘母因子贵’。”何奶奶的经验不是一处来的，引着戏文这样说。

“她的性子太绵软了，婆婆那么刁，小叔小姑一大群，一点埋怨也没有。”马三姑终于替竹娇抱不平。

“埋怨有什么用啊！”阿巧又把一件旧衣片子浸在水里说。

“没用也得说说，出出气。”马三姑说。

“她婆婆今春吃了一剂破血丹，把个四五个月的胎打下来了。”何奶奶向那个四十多岁的妇人耳语着，意思是这些事不能叫那些闺女听见，可是声音很合宜，足够一切女伴听得清清楚楚的。

“哟！为什么呀？”听了这吃惊的消息，那个妇人都忘了顾忌，大声疑问着。

“娶了儿媳妇，快抱孙子的人不好意思和媳妇比赛了。”何奶奶说着自己也笑了，阿巧看了她们一眼没说什么又低下头去洗衣服。马三姑却插嘴道：

“吃药没吃死，倒便宜！”

“就你耳朵长，姑娘家什么话都接碴儿，”何奶奶道德地注视了马

三姑一下，接着又扩张了这问题，“死倒没死，头发可脱了一大半，嘻！”

忽然天暗了起来，太阳溜在一朵黑云里，她们立刻觉得水有些凉了。开始了短小的休息，用没洗的干衣揩着手上的凉水，阿巧顺手拉过一棵爬蔓，在她身旁小方石上的蔷薇叫道：

“三姐！来！把那五朵开在一枝上的花替我折下来。”

“白的，不好看，还不如黄蒲公英好呢。”

“个人所好呗，你不管我自己来。”

“管，管。”马三姑的手很有力，而且不怕花刺，一下就折下半棵花来，还带着许多小花苞，递给阿巧，阿巧却怜惜地说：

“罪过，看你毛手毛脚的，要不了这许多，我就要那五朵开在一起的，等会送给李大嫂，叫她五子登科。”马三姑咕嘟着嘴，把那一枝折下的花又插在近水的湿泥里说：

“把它又种上了，还不行吗？要李大娘那样的婆婆管你两天就省事了，你看我要不告诉我哥才怪的呢。”说着却跑开了，她怕阿巧打她、追她。阿巧只是红着脸恨恨地说：

“不理你，好人不理你这小鬼。”说完了停止休息，含着未了的羞涩开始搓洗着衣服：一个少年渔人在晚风里撒网的姿势占有了她整个思潮，想着不可捉摸的未来而茫然了。“马三姑的母亲死了三年啦！”这个念头先使她替马家兄妹伤心，但不知为什么再一想她的心里反倒轻松了。洗完一件，又从篮里拿第二件时摸到一个冰凉温软的东西，一抽手，那东西咯一声，咚！跳入水塘里。她立刻知道是马三姑的埋伏，她瞪了马三姑一眼，马三姑笑了，非常响亮。太阳从那朵乌云里出来了，

大地上立刻加深了色彩与光明。

“洗吧！一天就知道玩，看将来怎么说个人家！”何奶奶催着马三姑，大家都开始工作着，工作的声音和谐悦耳。从这儿可以看见远远的稻田的阡陌上架着踏水车的农家夫妇，他们伏在架上，赤脚踏着水车上的小方板，一个一个熟悉得如数着念珠的手。他们灌溉着大众的食粮。青天上浮着几片云，安详地飘过他们的头顶，他们却在足下的水田里看到了那天空中的云影。另一块田里白发和少年的农家父子插着秧，一束束的绿秧堆在田里再一束一束地拾起来，少年熟练地扔着，一行一行的。老人再一束一束地插起它们，一会儿水田上绘出绿点组成的图案随你直看也好，横看也好，斜看也好，都能成为直行。他们不用仪器，不用度量，只凭着内心那一股力，那一点经验，一手技巧，做出完美的活计来。天和地都是美好的，只要肯工作的人都应当享到自然的幸福。可是有例外，有例外！有一些女人：工作了没人感激，痛苦了没人安慰，疲乏了得不到休息，疾病了无从治疗，她们只有忍受，忍受人类不当忍受的，忍受别的动物不能忍受的各种各样的痛苦。

一间北面开窗的屋子有一张大竹床，铺着干净的方格布单子。一个瘦女人坐在窗下做针线活计，后院从竹的绿光反射到她的脸上，显出可怕的苍白。她两颊深陷下去，眼已不是细长的笑眼了，是深的，张开的失神而失望的眼，眉也失去原来的弯弧，她就是竹娇，给李家生过一个男儿的少官娘子。可是孩子呢？并没在她的身旁，这房间除了床上一对十字布的枕头上编绣着“是君良伴”的字样外只有孤独与寂寞。忽然，那生育的一幕出现在她的回忆里：

“奇痛的直觉，她自己如奔牛似的喘着，头上迸着汗珠。她想号

叫，又怕婆婆骂她轻狂，又怕外人听到嘲笑，只得忍受。阵阵的奇痛中她只有喘，口不合地喷着气；丈夫不在身边，只有吸着水烟的婆婆和吸着旱烟的收生婆。恶劣的烟气和厌烦的嘴的吸吮声毒蛇似的由她的感官钻入肚里，加重了疼痛，那两个吸烟的女人不懂道德地讲着一切难产妇人的死亡和怪胎的婴儿，毫不顾及产妇的现实痛苦，她们不耐烦地等着，胡说乱讲着。

“如大梦初觉的她，渐渐从昏迷中清醒了，自己身边已经有一个包好了的婴儿。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见了这小生命以后忘记了一切痛苦，觉得什么都有了希望。

“小孩子伸手蹬脚地哭，她忘了一身困乏去抱他，婆婆告诉她这是个男孩，她更高兴了。心想孩子带幸福来了，婆婆是不喜欢女孩子的。一个月之内家里没用她操作，除了在床上做了几双鞋以外，没到江边去洗衣服，没到厨房去做饭。”

弥月过了，婆婆忽然主张，把孩子送出去叫人家奶着，每月给人家些钱，表面是说孩子生辰不好，应当吃外人的奶，而且应当寄居在别人家，不然会短命的；实际是怕因了这孩子竹娇有借口减少工作。并且当地有很多人把孩子寄养在乳母家，这是很普遍的风俗，公公也没反对。正好一个佃户冯六的媳妇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据说已经断了奶。婆婆招来这个媳妇：四十左右岁，不干净，眼睛有湿润的红边儿，不时地拿衣襟擦眼睛。竹娇的心碎了，自己清洁的宝贝儿子送给这么一个脏娘们去抚养，真委屈。她虽不知三岁小孩子吃过的稀薄的乳汁给一个初生婴儿去吃，营养是根本不够的；但她觉得孩子在这么一个污秽的胸前去吸食，吸到每一个小血管里去是件委屈事。她落着泪抱紧了孩子，她知道

道这个温暖的小人儿马上就要被那生人抱去，她哭泣着，那媳妇倒还明白，说：

“少官娘子不肯就算了吧！”

“由不得她，年轻人知道什么？留他在家克死娘就晚了，娘克死他我更心痛！你抱走他好好喂他奶，不要错待他，我也不用另外给你钱，只是铁道南边那块地你们先白种着吧！奶他多大，多少日子不收租就是了。”婆婆严肃端正地吸了一口烟，理直气壮地说了一篇大道理，又点着第二袋烟。她想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失神的，针扎在手指上；她挤出一点血来，用碎布揩去，又开始缝着，寻思着：

“克死娘也不怕，娘克死他也不怕，死在一块更好，反正不能叫她抱走。”这是她当时心里的反抗情绪，可是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红眼边的女人谢过婆婆，就去接孩子，竹娇几乎发怒了，忍着气和婆婆说：

“您的主意，我也不敢说什么，明天再叫她抱走不行吗？我好给他洗洗澡。”她的泪落了孩子满脸。孩子小手摇动着，小眼张望着，小嘴吸吮着玩。婆婆又大仁大义地说：

“你怎么这样不心疼孩子？今天好日子，抱走不平安吗？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路上遇到邪门歪道的可怎么好？你不痛他，我还痛他呢，肉上肉痛不够，我儿子的儿子，李家门的根，不能叫你胡摆布，早上洗了澡，这会儿又洗澡，等着弄出风（病）来就好了。”她知道不能挽回了，忍着泪说：

“那么给他换换衣服行吗？”

“随你吧！我哪能做你的主？”婆婆惯会倒抓理儿地说话。她抱着孩子走到自己屋里吻着孩子的小肩头哭了，满脸眼泪地偎着孩子的小

脸，小孩子一接触母亲的肌肤就本能地张着小嘴找奶吃。她说：

“小宝宝！你知道啊！妈妈心痛，你快点长大了回来，和妈妈一块住。”她哭着喂他奶。

“小宝宝多吃啊！妈妈的乳水是甜的，足够你吃得胖胖的。可是她们要抢走你，小宝宝！吃，吃……吃啊。”她忘了给他换衣服。婆婆的命令又下来了：

“快点来，时辰都叫你给误了！”她匆匆地擦干泪，从孩子嘴里拉出奶来，孩子哭了，她慌慌张张地抱着摇他，给他披上一件小花衣，抱到婆婆那儿，孩子仍不停地哭，婆婆接过孩子去；竹娇从房里拿出一包小儿衣服小褥之类的东西，交给那媳妇，孩子已经到了那媳妇的手臂里，孩子的哭声更大了，她过去拍着孩子，心更如利箭穿刺般的疼痛。那个女人倒同情地说：

“莫伤心吧，过十天半月我就抱小官官来看你们，我也是有儿女的人，错待不了他。”孩子终于被人家抱走了，她又开始着劳苦生活。她寻思着，落着泪，她想起还要预备长工们的晚饭，收拾起未缝完的衣服。春夏之交田事正忙，每天她要用大锅烧着饭菜，还要到池里洗衣服。小叔小姑又都要她赶做夏季制服。年纪并不衰老的婆婆除了吸水烟以外有时纳几针鞋底子，仿佛女学生织毛衣似的人前做做，又大方、又轻便、又潇洒，还惹公公爱。

端午节来到了，家家女儿襟上戴着丝绸抽作的小荷包，小孩子手足上围系着五色线。天才亮，大户人家或小康之家门外都用桌凳搭着高台，上面烧着成把的香摆着供，供桌下有纸糊的龙船，船头向着湘江摆着。一个衣服整洁的道士敲打着小锣鼓，口里大声而含糊地念叨着经

句，这是在超度水上的亡魂。到吃早饭时烧了纸龙船，经声也随着停止了。早饭后江上赛龙船的锣鼓又响遏行云，青年男女穿着五光十色的新单衣在江边的街道上，往来交织着热闹的网。赛龙船的船手都是二十几岁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他们并不是以此为职业的，他们各有固定的职业，有的是舟子，有的是渔夫，打鼓打铁的，也有的是农夫，各个短打扮，头戴凉帽，脸上除了喜悦，就是好胜争强的神情了。船上披挂的并不是古画上龙舟那么五彩缤纷；只是船前一个纸布扎绘折糊的伸颈挺须的龙头，船后一个弯曲的龙尾罢了。讲究些的有一个花洋布的船篷，平常的依旧保留着小竹篷。炮响了，几十只船分队前进，倒也十分可观呢。鼓声越响，船摇得越快，渐渐的船身远了小了；渐渐的近了又大了，他们赛着快慢、花样、姿势……两岸上的游人狂呼着、拥挤着，有学生、有商人、有贩夫、有士兵，他们忘记人世上的阶级，平等地欢悦地挤在一起。平常没人注意的江边竹楼，在冷清的时候高高地用杉杆撑着，住着不怕水的贫民，江水涨到码头上，竹楼里的人也没人去注意他们，任他们在那儿守候着狂涨的江水，他们把生命托给站在沙石里的杉杆。今天却不然了，许多有钱的太太小姐坐在小竹楼里看龙船，贫穷的孩子都被大人赶下楼去，为的是得些赏钱，留着将来零用。据说一个端午节的所得，足够他们一年花用呢。

竹娇的丈夫回家了，听说那个奶娘也要抱孩子回家来吃节酒，竹娇加倍地工作着，炎热的天气在她瘦削的脸上点了些红晕，几缕短发被汗粘在额上，又自然地弯起来，黑润的小发圈加增了她的美。她刺鱼、切肉、洗菜、煮粽子……不累，她有希望，“快乐”麻醉着她。

公公、婆婆、小叔、小姑都换了新衣去看龙船比赛。丈夫得机会来

帮她做厨下工作。他是个黑大个儿，天真得像个孩子，正直，说起话来人能看见他的心，娶了亲还过着单身生活，干看着父母的诸般恩爱。

“我帮你洗菜吧！要不然替你切肉。”黑大个儿说。

“你莫弄坏呀！姆妈回来要骂我的。”她急切地阻止他。

“傻人！我是面食铺的少掌柜的，比你本事大多了。一落太阳爹爹就过江来找姆妈，铺里晚上的客更多，什么不要我经管！”说着扬眉吐气地看着妻子，她笑了。他们觉得这一会儿才是真正的人生，想起平日家庭的约束，又忧郁起来。

“火车站上的洋房子多好啊，从外国又运来许多新车，今早上许多车站职员的太太、铁路局职员的太太，都去看新车，招的很多人不看江上的龙船，反跑到车站去看新把戏。有的太太们坐上新车去游历，都拉着丈夫的膀子，有说有笑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车上挂着彩绸，奏着音乐，他们一对一对的像什么图画上的神仙，咱们怎么不能常在一块儿呢？你老是躲着我……”他嘟嘟囔囔地埋怨着，听着她叹了一口气，把鱼放在水盆里洗。

“咱们命不好，人家都是大命人哪！怎能和人家比？我就是躲着你，你一回家他们也是防贼似的防着我，好像我是个鬼会迷死你，等你走了，她还找碴儿骂我下贱……这是命，我前辈子做了坏事，命里该你们李家门的债，这辈子来还债的。”她说起来就气愤了。

“你也别难过，早晚有那么一天拉着手儿，坐上火车走开就好了。”

“上哪儿去呢？”

“哪儿都可以！长着大香蕉的广东，出椰子的南洋。用不了几百块

钱，开一个小点心铺，内老板由你当，看哪个敢给你气受？”他热诚地说着，看她爱娇地注视着自己，自己是救她的英雄！他热烈地抱紧她，忽然小姑的声音说：

“嫂嫂，小侄儿回来了。”

他们一同跑出去，她跑过去抱过孩子来：孩子虽不胖，倒也光润。新换的小花衣，戴着小花帽，会笑了，又发着唔唔的声音。她偎着他的小说说：

“小宝宝的爸爸给奶娘倒茶呀。”他早已被这母子欢聚的景象弄呆了，妻的声音唤醒他，倒了一杯茶给奶娘：

“奶娘辛苦了，小孩子累人哪。”

“他倒和我投缘，我很喜欢他。”奶娘的眼睛好多了，和善地答着，不安地喝着少官人倒的茶。

“今年稻子长得好吗？”

“好，只是我家老板病了一场，近来才好，花了不少药钱。”

“病好了比什么都强，花点钱不要紧，钱去了再挣，是一样的。”他和奶娘闲谈着，妻忽然把孩子交给他急急地说：

“我要去做饭，灶子要烧干了。”

正午的酒饭摆好了，大家照例地先喝雄黄酒以免一年的虫毒，少官娘子穿梭似的传送菜、饭，孩子在婆婆手里抱着，婆婆用汤匙给孩子喂了一口雄黄酒，小嘴受不了这么刺激的饮料，噗噗地小唇打着嘟噜，哭起来，好像有人在肉上扎了他似的。婆婆厌恶地骂一声：

“小逆种，倒随你娘，为你免灾才给你喝的。”竹娇的菜饭已经传送好了，奶娘也在厨房里吃着喝着。竹娇接过孩子来说：

“奶奶怕虫虫咬你，给你喝点酒，还哭吗？”

“要不说是小逆种呢。”说着他们开始享受现成的丰富的家宴，她把孩子抱到后院的竹荫下，哄着逗着他，哭声止住了。不过孩子呆呆的，头热脸红。她知道孩子被酒呛病了，可是不敢说明，小人儿昏昏的，她的节饭都没吃好。

午后大家都知道孩子病了，婆婆说不是路上中了邪，就是中了暑，还是公公直爽些，打发儿子请来一个大夫，看了病，开了一个药方子走了。竹娇想快买药来，给孩子吃了睡在家里，几天就会好了。可是婆婆又发下命令来：

“奶娘把孩子抱回去，叫你家老板买药给他吃了早睡下。你留在这儿不方便，他娘的奶水早没了，早点回去吧。唉！在你家也没病，一回家就病。”竹娇几次想说：有奶汁，留他住下吧，可是她没说出口来，她丈夫却愤愤地说：

“到家就病了？在外人家病了谁能知道呢！”婆婆没听清儿子说的什么话，只觉得儿子在反抗自己，站在媳妇一条战线上来反对娘。她怒不可遏，大骂：

“逆种！都给我滚开，养了这么个血胞孩子就捉精打怪起来。”黑大个儿带着满腔的愤恨回到江对岸的铺子里。小病孩子却在昏迷中离开母亲的怀抱，跟着生疏的人走到不可知的命运里。竹娇不敢送他，他身上发烧的热度燃着她的心。她含着泪，预备着晚餐。

第二天下午奶娘的大孩子来送信儿说小孩子不行了，婆婆说：“为什么不给他吃药呢？”

“吃药了，姆妈叫我把药方子也带来了。”公公接过药方看了，也